



天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鸡 蛋

最近,家里的鸡下的蛋变得难吃了。  
以前的鸡蛋,打到碗里,蛋黄稠得用筷子戳几下都戳不破,搅拌成蛋液后还能剩下半个蛋,另一半的蛋液黏稠地挂在碗壁上,要用橡皮刮刀才能刮下来,浓稠程度像半打发的奶油霜。不管是炒还是煮,如何烹饪都没有蛋腥味,只有鲜嫩的蛋香,松鲜香润。刚出锅的白米饭粒粒分明,米粒泛起油润的光泽,趁热盖上一颗煎蛋,淋上少许薄盐酱油,用筷子戳开煎得半熟的橘红色蛋黄,一口蛋、一口饭,堪称完美。  
但最近的鸡蛋,蛋黄是白色的,没醋,奶白色,就像小时候用的大块橡皮一样令人毫无食欲的白色,更不用说蛋的味道了……  
鸡倒还是那同一群鸡,唯一改变的是,因为搬家的缘故,它们的生活环境从原来的大草甸子,变成了八十平方米不到、寸草不生的院子。公鸡每天一睁眼除了凌晨三点半例行公事地起来打个鸣,其余时间就是趴在院子里无所事事,等着从天而降的残羹剩饭和玉米粒。  
想来以前它们在农场的荒草堆里度日时,它们从来想不起喂鸡,邻居看了直摇头,说:“人家溜达鸡虽是放山上溜达,可也喂饲料,你家倒省钱,纯溜达啊?”我们听完嘿嘿一笑,不是羞愧,是得意得很。  
没错,它们就是纯溜达。除了冬天一切都被大雪覆盖的时候,我们会撒上一把金灿灿的玉米粒,其余时间都能看见鸡饥肠辘辘地在山丘上刨土、刨草、抓蟋蟀和蚯蚓……总之,无论是天上的飞虫,还是土里的蚂蚁,甚至是尚未孵化的蚂蚁蛋,也悉数被快如闪电的尖嘴翻了个底朝天,拆解入腹。  
夏末秋初是鸡最高兴的时节,这时的天气不冷不热,草虫皆肥美。大白菜正抱儿开,翠绿的叶子一天比一天卷得坚实,此刻站在田里观察,若是哪棵菜被鸡啄了,那大概率是有虫子不怀好意地打算住进去吃白食,被我们家鸡荤素搭配了。不过鸡偶尔也会装傻充愣,趁人不备恶狠狠地啃上几口鲜嫩的菜叶。  
但无论如何,每年夏秋换季时的鸡,还是靠自己长成了难得一见的肥硕,屁股毛茸茸的,胖成爱心形状,随着优雅的鸡爪伸展着抬起又落下,在鸡尾巴下面一扭一扭。蚂蚁已经不爱吃了,这时候得吃那后腿弹射力爆表,在田里弹来弹去的蚂蚱,香酥、高蛋白。鸡为了果腹,每天清早开始辛勤耕耘,鸡从早刨到晚,除了中午阳光炽烈时,找个树荫下的沙坑刨坑卧倒去午休,其余时间,鸡爪都磨得像尖利的钢叉一般,身材也慢慢变得健壮起来。  
在这样“食不果腹”、需要不眠不休工作维持温饱的高压环境下,鸡产出的蛋,蛋黄个个红得像夕阳,那是高蛋白的虫子们,贡献生命精华浓缩成的美味。这样的鸡蛋配着一亩地只能压榨出小半桶的葵花籽油,烧热铁锅,油微微冒烟时在锅边磕一颗蛋,下锅的瞬间,蓬松的蛋液裹上油皮,炒瓜子味混合蛋香、焦香,那气味能飘出去两条街。  
这么说起来,鸡最近都不需要“打猎”了,它们每天睡在老刘为它们做好的木头窝里,温暖干燥、舒适透气。走得最远的距离,不过是从窝里出来晒太阳,或者枕着脑袋进屋里看,仰面朝天等着什么时候放饭。它们再也不用没日没夜地觅食了,甚至下雪天,院子里连鸡影子都看不见,它们尊贵的鸡爪不舍得踏出房子一步。饭?请端到鸡窝门口,伸头吃完,可是要赶紧回去趴着的。  
艺术家和作家们,纷纷因为生活里的苦难结出了才华的结晶。这样想的话,我有什么好抱怨的,没有那么多成就,我也没遭那些罪啊。  
写这篇记事时,城里的作品已悉数告一段落,老刘上周迫不及待地用剩余的破木板钉好了鸡窝,进度之快前所未有。这次的鸡窝格外大,人可以进去捡鸡蛋、打扫卫生。鸡窝里还设置了上下三层的螺旋楼梯,鸡可以自由穿梭,最终抵达位于最高一层铺满厚厚稻草的产房,确保蛋完好无损。鸡窝四周还用水泥固定了地基,这样可以防止山上的黄鼠狼和山猫来打洞。做好这一切,我们终于在上周的一个烈日当空的午后,把鸡又转运回了农场里,让它们去继续受苦。  
鸡刚上山的前三天,田里的新虫目不识鸡,争先恐后地从鸡窝的缝隙钻进去,试图吃鸡窝里的玉米和小草料,引得鸡一边咕咕尖叫,一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肥硕

的大蚂蚱吞下。三日后,周围的蚂蚱竟绝户了。鸡,已踏上新的征程,开拓山坡上的小地图去也!  
不出一周,本来稀稀拉拉的鸡蛋,又变成了规律的一日一鸡一蛋。看吧,苦难,果然让鸡发愤图强!蓝天白云绿草甸,还有鸡的快乐蛋!

白 菜

只有二伏入秋这段时间才能开始种白菜,否则但凡天气稍暖和一点儿,白菜苗就会被烦人的虫子啃个精光。山坡上飞舞的蝴蝶各式各样,靛蓝的、橙黄的、碧绿的,大翅膀忽闪忽闪地从面前经过,让庄稼人感到胆战心惊——蝴蝶真是美丽啊……这么大的家伙要生下多个头的大肉虫子呢,趴在白菜上,啃着甜嫩的菜叶,直到蔬菜的“龙骨”变成蕾丝状,才会不紧不慢地挪动到下一片叶子上去。一棵白菜就这样可怜兮兮地供养了无数只大肉虫,直至它们破茧成蝶,在山坡上飞舞,这些美丽都是用我的心疾首和颗粒无收换来的。  
于是,我等待时机,到了立秋这一天临近时才开始种白菜。这时候,虽然白日里还是酷暑难耐,山间的风却已经毫不留恋地变冷了。凉风让山坡上的枫树顶端先变成浅褐色,这是秋天悄悄试探的信号灯。这个时间,小虫子们冻得瑟瑟发抖,大蝴蝶也不再产卵。我的白菜就这样得以好好存活了下来,长得好看不得了。在秋季逐渐枯萎的野草中,白菜们却日复一日地欣欣向荣起来,像一株株矮墩墩的绿色不倒翁,在田地里笑着。不知为何,这风景让人看起来十分安心,大约是源于人类对食物本能的欲望。  
立秋这天,白菜早已提前一周种下。听着窗外轰隆隆的雷声,我想着幸亏种得早,否则怕是来不及收了。农家有谚语“立秋雷响,百日见霜”“立秋雷电,天收一半”,意思是说,如果立秋这天天气凉,那么冬天大概率也会很冷;假设立秋这天暑气未消,夏日的余温也会一直延续至冬季,有一个暖冬。  
冷得早的年头,白菜、萝卜要比其他年头早种、早收,否则可能颗粒无收。前年我们家白菜头一天还在地里生机勃勃,谁知刚入十月,晚间一场大雪,一山坡的白菜一夜间冻得硬邦邦,晶莹剔透。过了一日,又迎来烈日暴晒,这下子,一山坡白菜全成了烂菜叶,鸡都不吃。其实,按理来说白菜本是不怕冷的,只是怕“急冻”,渐入佳境的降温通常不能奈它们何。去年,地里的白菜脑袋全上,就是顶着霜雪还在奋力生长,经过风霜,非但没有枯萎,还日复一日变得甜美无比。  
炉子里生炭,炭炉上坐一口小砂锅,不需要放水,一层若有似无的细盐,一层白菜叶铺开,顶上码一层洋葱,再摆上海带结、鱼丸、香菇、平菇、茼蒿……总之有什么码什么,一滴水也不用放。炭火微红,小火慢慢煨,不一会儿小砂锅里就咕嘟咕嘟冒着汤泡,白菜和洋葱早已化在锅里,不见其形,但可食其味。白菜自带的汤汁养出的食材,要多鲜有多鲜,不易人味的萝卜汤最后都变得鲜甜软糯。缓慢生长的食材无需过多调味,顶多再加点和料酒酒便好吃极了。  
这道菜是刚进山那年发现的,那时候山上采买不便,只能靠着现有的食材搞发明,来个蔬菜大杂烩。无意间歪打正着,成就了我们家的“保留节目”。后来友人们上山来小聚,煮给他们吃,也广受好评。朋友们纷纷求秘方,可是回家却做不出这个味儿,也不知是缺了柴火的魔法,还是少了现到山上掰下白菜叶时那清脆的“咔嚓”声。  
立秋时节,又是时候开始摩拳擦掌准备跟好久不见的老朋友们围炉长谈了,白菜呀,你们可要快快长呀。



塔 塔

菜

晒 秋

入秋后若是每天都是艳阳天,就是绝顶的好天气。这样的秋日丰收的季节,南瓜缀满大叶片的绿老藤条,长长的丝瓜挂得到处都是,爬到哪里结到哪里。红红绿绿的海棠果在微黄的叶片中间闪闪发光,若隐若现。这时的草尖已经染上老成的枯黄,但草根还绿如碧玉,草在与季节对抗,一如人努力与命运抗争。一切正是橙黄橘绿时,欣喜又悲悯的秋天。  
除了一股脑儿结出果实的作物,若总是天晴,还有干货可以晒。除了金灿灿的谷穗,花生、麦仁、玉米,都摊开晒在农场门口平坦的小路上。四粒红花生金贵些,我妈拿了上好的晒网,把它们一一拨开,晒在桌子上。胖胖的花生壳安静地躺在晒网上晒太阳,真招人喜欢。路过的客人都不由自主地想撸一小把,捏开它们的壳,红珍珠一样的花生仁就露出来了。  
今年买到了超丑的蓝色晒网,一层一层,圆圆的底座用蓝色细纱网连接在一起,总共六七层,最上面一层隆起个圆形的拱形,像小时候故事书上城堡的屋顶。但不知为何,明明是城堡屋顶一样的形状还能丑出天际。我想,可能是配色的问题。  
可晒网丑归丑,最大的好处就是不落灰尘,不会被苍蝇爬,严丝合缝。小萝卜丝、一圈圈刚好的葫芦条、秋天吃的豆角子,吃不完的桃子、地瓜、土豆、苹果、梨子、沙果,进山采的蘑菇等,在秋天多到招人厌烦的大丰收产物,都可以放在山坡上晒成干。明明像小山一样高的果子蔬菜们,一旦在山坡上躺平放空晒秋风,很快就会抽巴成不可思议的一小根,不用再像赶任务一样上顿吃下顿吃。变成冬日储备粮的干货们,不仅看上去顺眼了许多,甚至会让人格外交心。  
土豆干炖豆角干,是北方独有的铁锅炖独门配方,通常再加一份排骨或鸡腿肉。铁锅烧热,下葱姜蒜和酱油、豆瓣酱、糖等,下土豆干、豆角干和肉,添水焖成焦褐色。无需提前浸泡过水,土豆干和豆角干就在锅里吸饱了汤汁、肉汁,变得美味鲜甜。掀开锅盖,咸香味随着肉眼可见的热气争先恐后地扑进鼻腔。与夏秋季水分充裕的鲜菜格外交心,经过晾晒的土豆和豆角的口感有了细嫩的嚼劲,散发出经过秋日阳光毒打的香,可配三碗油润晶莹的白饭。  
还有一高级货色,在铁锅炖中通常作为加选项目出现,那就是葫芦条干。东北的绿葫芦干与观赏葫芦有所不同,炖菜用的葫芦是绿色的大胖子,没有腰,外表看上去就像是《植物大战僵尸》里的大冬瓜。它们通常因为体重不堪重负,在即将成熟时被农户们放在房顶或墙头,以确保其安全。没有房盖和墙头的葫芦们,也会被主人放在一个网兜上,惬意地荡秋千。等到葫芦干长到足够肥硕,便削来做葫芦条。葫芦条通常会削成粗细两种,粗的用来做酱菜,酱出来的葫芦条是照烧色的,有韧劲儿的口感,咸甜醇厚,很下饭。南方有一道酱木瓜丝,味道有点相似,不过口感完全不同,一个是脆的,一个是软糯又有嚼劲的,推荐喜欢酱菜的人尝试一下,绝不会失望。细葫芦条更常用于炖菜,因为本身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是很百搭的食材,所以不管是炖鱼还是炖肉,都很适用,细条下锅更易熟,心急时不用花多少时间,也能很快吃上时间沉淀下去的美味。  
地瓜干要到临近冬季,晾晒后反复密封闷出一层细糖霜方为上品。果子干晒过后,一个比一个丑陋。不过,我总是一边嫌弃它们皱皱巴巴,一边在看书、看剧时消化下去一大把。  
山里的秋日又在不知不觉中就过去一半了。哎呀,还有太多的活儿没做完,下次再讲吧,要抓紧时间晒秋啦。

以前在晋西南老家的村子里,冬天取暖主要靠点炉子和烧柴炭,家家都这样,袅袅炊烟里头和着微呛鼻的柴烟,区别只在于用铁炉子还是土炉子,接洋铁管烟囱还是接通炕的烟道,是烧烟煤、无烟煤,还是无烟煤里最贵和最耐烧的一种俗称钢炭的煤。至于烧炕的柴大都一样用的是庄稼秸秆,晋西南管这叫烧棍。后来有一种像泡菜坛子一样的铁炉子,民间叫炮弹炉子,我怀疑应该该为泡坛炉子才对,搭配优质无烟煤,那已经算是炉子采暖中的顶配了,至今仍有人家念它的好,并且还在使用。他们惯用的手法是以一块已经无法食用的猪皮反复擦拭炉子外壁,直到炉子变成锃亮的铁灰色,真的像一枚闪闪发光、威力无穷的“炮弹”。  
寒来天短,昼光收而天地晦。一天的热度亦随日去,最难度过的是这漫长而孤寂的夜晚。大多时候,冬晚上睡前得先烧一把柴草暖炕,把贴身的被褥烘热了,然后就封了炕洞和家里的炉子,不再浪费一点儿有限的能源和热量。等到一切安静下来,温度也一点一点降了下来,屋子变得冷寂,冷到极致时宛若冰窟,连屋角水缸里的存水有时也会结一层薄冰。那时若有温度计,冬日平均室温一定不会高到哪里去,唯有被窝里最暖和,连睡前从被窝伸出手去拉灯绳都觉得是件苦差事。好在被子也厚,五斤起的大棉被上面还盖着苫被,最重的棉被将近十斤,如同一座山,夜里就把自己“压”在“山”下,像五行山下压的猴子,倒也压得一夜安眠。  
最怕起夜和早起,像蛹一样不愿离开好不容易睡热的被窝卷儿,实在没办法必须起来,衣服都要一件一件地穿,先从头顶、上肢开始,慢慢拖延时间让身体逐渐适应四围冰冷的环境,最后不得不出去被窝,就像拔萝卜一样把自己从暖热的被子里不情愿地拖拽出来。那赤条条的感觉像没穿衣服,脱离棉被筑成的“茧壳”后,身体先是一个激灵,毛孔立刻警觉地竖起来,像是在举起手来准备向寒意投降。  
农村的烧柴大多是用麦秆或玉米秆,像麦秆这样的麦草类植物秸秆其实并不耐烧,只能作引火,况且多数好的麦秆还要用作牲畜饲料,也不舍得用来烧炕。大的秸秆如玉米秆、高粱秆,最耐烧且量大的要数棉花秆,具有木柴的质地和硬度,吾乡人便叫它棉柴,这与有水的地方管芦

父亲不爱说话,眼神却总是很平静,像一口老井,外面的风再大也吹不皱。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沟壑,可那份从容却沉淀了下来,早年的苦让他把肩膀历练得很坚强,撑起了这个家,就像屋后那堵老墙,历经风雨,依然挺立。他嘴上从不说爱,可那份心意全在他宽厚的手掌里,暖暖的,很厚实,那双手掌的温度,是我儿时记忆里最踏实的感觉。  
记得小时候跟着父亲去赶集,在拥挤的人流里走散了,就在我心里开始发慌的那一刻,父亲的手总会伸过来,把我牢牢抓住,那股力道传来,心就定了。如果路上有坑洼,他会稍稍用力把我拉向一边,就这么一步步带着我,避免了许多磕绊。我儿时体弱,每次去医院,父亲往往不说话,只是蹲下身子,示意我趴到背上,他的后背很宽,我把脸贴在他略带汗味的衣领上,搂紧他的脖子,那宽厚的脊背在我心里就是靠山。后来我慢慢长高,他的背驮不动我了,就改成牵着我的手,嘴上说是为了让我练练力气,我明白,他不过是想让我学会怎么一个人走下去。那时候,我的小手总被他那双又大又糙的手掌包裹住,掌心的纹路很深,摸起来感到凹凸不平,但那份暖意和安稳的感觉却很真实,尤其在我病痛的日子里,父亲的手总能给我力量,让我不再惧怕疾病。  
父亲牵着我的手,走过了一条条土路,看过多年的四季更迭,也陪我走过生命中重要的时刻。每每想起那手掌相牵的日子,心里就暖烘烘的。在父亲的呵护下,我学走路,学说话,慢慢学着怎么不怕摔跤,不怕输。父亲没讲过什么大道理,可什么是担当,什么是爱,让我从他身上一一点点地悟到并看明白。  
时间好像没怎么经过就溜走了,不知不觉,我人到了中年,父亲也真的老了,以前总觉得是躲在他的身后长大,现在却能看清楚,岁月的印记刻在了他的脸上,也落在了他的手上。我记忆里的那双手,一直都是有力的、暖暖的,那双手能轻易把我举过头顶,让我在空中咯咯笑,像为我撑开了一把大伞,遮挡外面的风雨。  
两年前的一个冬天,父亲突然病倒,病情变化很快,我们将他转到市里一家大医院,那一周时间过得真慢,我守候在病床旁,听着仪器的声音,心里空落落的,第一次感觉生命原来这么经不起折腾。经过医生诊治,父亲的病情

总算稳定了,可以出院了。  
看到父亲重新换上自己的衣服,慢慢走出病房,我才敢大口喘气,他扶着墙边的扶手,一步步挪向电梯间,走得慢慢、很慢,我跟他身边,说家里的花开了,邻居们问了好几次,想让他分分心。忽然,我瞥见父亲另一只手抬起来,在空中虚弱地晃动,像在寻找支撑,我心里咯噔一下,赶紧伸出手去握住。父亲小声说,脚上没力气了。我让他别急,躺了这么多天是会这样的。  
我握着父亲的手,触摸到老茧和凸起的青筋,这双手既粗糙,又干瘪,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光泽和力量。小时候,我的小手被父亲握着,现在倒换过来了,父亲的手被我的手掌紧紧握住,曾经宽厚的手掌,现在摸着竟有些硌人,显得枯干、瘦弱,我心里不禁一沉,父亲老了,我也长大了。现在,这双手安安静静地握在我的手心里,没了当年的手劲儿,却让我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情感。  
从病房到电梯间,短短二十来米的距离,感觉走了好久。父亲的脚步慢了,步履有些拖沓,但我掌心间那微弱的暖意,让我的心瞬间安定下来。那时,父亲牵着我的手走路毫不费力,我的手被父亲的手攥着,好像什么坎儿都能迈得过去,靠在他身边,心里特别安稳。现如今,我牵着父亲的手往前走,那个总挡在我身前的人,好像突然间就老了下来。  
我挽着父亲的手臂,在人流中慢慢往前走,过马路时,我的步子放得很慢,眼睛一直盯着他的脚边,担心有一点点不平整的地方,会使他磕绊。这种感觉很奇妙,小时候父亲就是这么护着我的,记忆里的画面一下子闪现出来,并迅速地闪回。绿灯亮了,刚走到斑马线中间,一辆汽车从身边驶过,风都刮到了脸上,父亲的手下意识地抓紧了我,我的心突然收紧,以前遇到这种情况,都是父亲把我拉到身后,而现在是我挡在他的身前。我用手拍拍他的手臂,轻声说:“爸,没事,有我呢。”父亲没有说话,只是点点头,抓着我的手松开了一些,这个动作,比什么话语都管用。  
在我心目中,父亲的手就是方向,让我在黑夜里感到安心。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压力有多大,父亲从不低头。我也学着他的样子,从从容容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坎坷。我应该用我的手,为父亲暖手,暖心,陪他走得慢一点,再慢一点。这不是什么回报,而是学着他当年的做法,用掌心传递生命的温度 and 力量。  
一切不用言说,只是陪伴,牵着父亲的手,陪他走过再寻常不过的清晨与黄昏。

牵 手

刘会松



干干脆吓得晚上都不敢用村里的炉子,实在不行过年几日就插着电褥子凑合,等回城时像逃离冰窟一样跑得飞快。彼时城里楼房已开始了地暖,家里有时热得想敞开窗户光膀子,这一冷一热真如歌唱中的那样——“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我曾经这样天真地设想过,要是能把我们在城里浪费掉的热量用一根无形的管子输送给老家那边冰冷的屋子,两处中和一下该有多好,这样,就可以在冬天的老家里暖融融地剥着秋天摘回来的棉桃和带霜收回来的玉米穗子,会暖和得不知今夕是何年。  
本世纪初,老家的院子起了楼房,取暖先是用燃煤锅炉,一入冬天背阴的南房底下卸满了过冬用的散煤,一个采暖季要烧掉三到五吨煤,烧煤既辛苦室温还不稳定,的确造成很大的污染。循环泵好像并不合适小家小户,多烧些时间它才勉强正常起来,管道里的空气要是没来得及排干净,半夜总听见水哗哗流过,就是不暖和,连那哗哗之声都带着阵阵凉意。平常总是这样,拼命烧一阵热得很舒服,半夜里锅炉火熄了,便又冷了下来,谁也不愿起来给锅炉加煤,取暖成了件遭罪的事儿。一冬天,房顶、院子都是一层炉灰,煤价还越来越贵,冬天不早早囤煤都没处买去。后来,终于挨到“煤改电”,兴起了空气能热泵取暖模式,吾乡人简称“空气能”,方便又简单。一开始耗电比照明当然要高很多,但如果拿用电量补平账下来基本上比烧煤要合算,最重要的是环保又省心,家里也干净。自此,老家冬天家里的房子终于有了比较恒定的温度,感觉像在城里一样,这真是让人高兴的一件事。  
长久以来,过冬在北方农村一直都是件极严肃的事儿,主要原因就出在采暖上。现在我还时常忆起那时乡村的夜里下了雪,皑皑的白煞是好看,可屋里的寒意往住了煞了风貌。那时农家的屋子多是厨灶、卧室相连或者不分彼此,室内湿度大且温度低,每一扇镶着玻璃的窗户大都结着冰晶窗花,仿佛一支昭示着人间冷暖的“温度计”。许多年里,那些“贴”在窗上的亮晶晶的冰花仍在我梦里纠缠,竟然在梦里也不曾化开。  
不断变迁的采暖,既是一场人类应对自然的考验,也是人与冬天这一时节联结与呼应,既遵守着大自然的永恒秩序,也给人带来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本版题图 张宇尘

采暖记

李小岗



在城里上中学期间,我先是在大通铺的宿舍住过,后来在楼上有暖气的宿舍只住了一年,高三被赶下楼又住进当年平层的大宿舍,通铺是没有了,换成了铁架上下铺,取暖依然得靠点炉子,晚上没人管炉火,炉子灭了就很难再燃起来。  
记得最冷的时候,宿舍里的水都结了冰,勺子和碗冻在一起,早起打饭直接掂起勺子就把碗带着走了。因为冷,冬天有人就穿着军大衣和衣而眠,有的同学口音有点俚,总是不住地念叨着“冻得筛哩”“冽得筛哩”,炉子灭了又“气得筛呢”。那时可真苦,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不过年轻也真扛冻,早上起来先咳嗽叫喊着,脚步哆哆嗦嗦地在冻得硬的操场上去跑几圈,一晚上的寒气就都消退了。上大学后,那里冬天也冷,不过终于住上暖气房了,上下铺也换成了古旧而结实的木床,条件好了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忆了。如今回忆这些采暖的经历,我只能说,有暖气的冬天年年都一样,没暖气的日子各有各的不同。  
但那时逢节假日从城里回到村里,还是没有更好的取暖办法,尤其是偏远乡村。不过那时村里有条件的人家已经开始自己烧土锅炉了,只是带着炉灶与做饭取暖一起,怎么也不及城里的暖气好,子女在城里的冬天还是会候鸟似的接老人去过冬,村里人说城里的是“大暖”。多数人家,冬天仍然靠炉子,用炉子也是需要技巧的。听说过不少从城里回村过年烧炉子取暖,结果造成煤气中毒的悲惨事件,有人回来

朋友小范

我的朋友小范是个青年企业家,前些年,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听他本人讲,那时自己做入、做事都很嚣张。但是到了最近这几年,企业经营举步维艰,过去的几十人已减少到如今的两三人,办公室也缩小到一屋之内。我在他的办公室惊讶地看到,有那么一大摞员工使用过的笔记本电脑放在柜架上。听说目前情况正在好转,但愿如此吧。  
我和小范认识有十五六年了,但平时联系却不是很多。以前我在党政机关和国有商业银行工作,小范并没有因为生意上的事情找过我,我们甚至从没有在一起吃过饭。直到前年我退休后,小范反而开始主动联系我,相约到他们那间小办公室,一起喝点淡茶,聊会儿闲天儿,赶上饭点还叫个外卖。  
一个人到了四十多岁,正值生命的盛年,年纪当然不算小了,而我依然叫小范,既是因为我比他年龄大,也是以前的习惯使然,其实他在朋友圈早就自称老范了。至于如何称呼我,小范以前说过,在职时叫哥,退休后就叫叔,我嫌麻烦,叫他干脆别改口了。  
小范初中毕业即因家贫辍学,小小年纪便南下广东打工,后来又自己学着做一些小生意,直至在北京自立门户办起了企业,经历诸多艰难曲折,一路向前竟然发展到了如今。小范很勤奋,跑业务不辞辛苦,一年下来鞋要穿坏好几双,年要跑七八万公里,感觉他算得上是有企业家精神的人。  
小范走南闯北,早就入了生意江湖,感觉他多有历练,看上去显得岁数老成,也有江湖义气。他做人、做事都讲信用,有面儿,对待朋友也有始有终、有情有义,跟人打交道一直都实实在在、殷勤谦卑。这都为他赢得了很好的人缘,也收获了四面八方的友谊。我看他虽然年纪轻轻,却时常有各路朋友遥致问候,比如有青岛的朋友发来啤酒,哈尔滨的朋友寄来红肠,山东的朋友送来抓鸡,广东的朋友邮来烧腊等,可谓“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因此,有时他的办公室像是一间